

王云根中篇小说选 ●

机器人引起的风波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7.5
3

机器人引起的风波

——王云根中篇小说选

王云根 著

责任编辑 晓 白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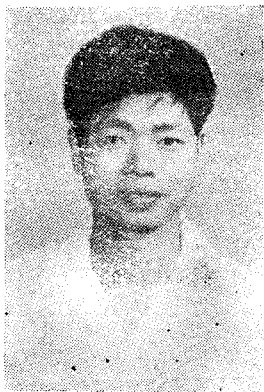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487-X/I·85 定价：2.70元





作者小传

王云根,男,1952年

6月生。现为浙江省绍兴

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初中毕业插队落户,当过农民、水电站电工、广播站线务员。1975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专业剧团担任编剧,1980年进中国戏曲学院编剧系深造。自1977年起,创作大、小戏曲剧本二十余部,曲艺脚本和中短篇通俗小说四十余篇。其中《王云根戏曲集》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疯 女.....	1
女刑警与逃犯.....	25
丁字街口之谜.....	47
搏击在太平洋.....	64
机器人引起的风波.....	87
失控的国际特快.....	113
“安乐死”研究所的第一个客人.....	144

疯 女

一、雨夜警铃

晚上11点钟光景，座落在西山坞里的省第四精神病医院，正经受着一场暴雨雷电的袭击。突然，随着“劈啪”的雨点声，由远而近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门口传达室的老门卫警觉地拉开窗门一看，正好一道闪电在夜空掠过，只见有位二十三四岁年纪的姑娘，纵身爬上了铁门顶。老门卫赶忙奔出传达室，来到大铁门下，伸手扯住姑娘的一条小腿，姑娘拼命想挣脱，老门卫死死地抓住不放。两人相持了一会儿，终究老门卫年迈力薄，被姑娘发疯似地蹬了一脚，跌倒在地。

待老门卫从地上爬起身，摸出钥匙，打开铁门，那姑娘早已消失在茫茫雨夜之中。老门卫急忙回到传达室，给值班医生打去一个电话。

值班医生名叫俞光耀。开始，他满不在乎。因为自医院建立以来，精神病患者偷偷跑掉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对老门卫说了声“晓得啦”，就话筒一搁，又看他的新武侠小说了。此时，值班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一小护士面带惊惶，急促地叫道：“不好了！109室的女病人不见了！”

“啊，是她跑了？！”俞光耀一怔，忙说道，“快去告诉姜

院长！”

小护士一转身，俞光耀又急忙用手揪上了那颗标有“警铃”两字的电钮。刹时，急骤的警铃声在各幢房区响起。

当俞光耀身披雨衣，手执电筒，疾步来到院区中楼时，早已有三四十名医生和职工汇集在那里，车库那边响起了“突突突”的摩托车声。俞光耀双手合成喇叭状，向众人讲明情况后，刚要跳上摩托车，忽听人群中有人高声叫道：“姜院长来了！”

不等女院长发问，俞光耀赶忙说：“姜院长，我们一定把她追回来！”

“你的责任心在哪里！是谁让你报的警！”女院长姜欣狠狠瞪了他一眼，又转身和蔼地对众人说：“那就辛苦大家了，为了女病人的安全，我们去把她找回来。”

众人分头出发了，俞光耀爬上摩托车，对驾驶员喊声“快”，车子便“扑扑扑”地向风雨中扑去。一路上，俞光耀望着车灯照耀下的雨帘和那望不见头的盘山公路，心中暗想：看样子今天不把这个“患者”追回，自己也别想回这医院了。

女院长姜欣对他有特殊的威慑力。那一年，他企图奸污一名当歌舞演员的女患者，姜欣得知后，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将他训了一顿。他原以为从此难以在医院立足，不料姜院长不但没将他的丑事捅出，反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从此，他对姜院长始终是既感激又害怕，姜院长要他朝东，他决不敢朝西。也真是自己该死，姜院长再三要他管理好这个女病人，自己竟让她跑了，还惊动了那么多人，这不昏了头？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心头升起一阵恐怖。便再一次催促开车的：“快，再快！”

这时，姑娘正在盘山公路上逃奔。她姓郑，名叫晓岚。可以看出，她原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但这会儿她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眼神惊恐，湿淋淋的单衣裤紧贴肌肤，样子十分可怜。

趁着闪电，她见前面有一条小岔道。这时，后面隐隐传来摩托车的声响，她略一思索，便闪身奔进小道。

不一会，摩托车来到岔道口，俞光耀一声“停”，车子便“嘎”地不动了。俞光耀知道这条小道，走上七八里，翻过伏虎岭，可以到达岭东铁矿，从铁矿通往市区有班车。俞光耀见后面的一辆摩托已跟了上来，便挥手说：“你们继续往前！”自己带了驾驶员以及几个骑自行车赶来的人，一起奔上了小道。

郑晓岚在小道上拼命地跑着，也不知摔过多少跤。她只想快快逃出这个地方，把后面追赶她的人甩掉。突然，她的前面又出现了一条岔道，她又朝岔道上走去。刚走几步，她却停下了。她想：刚才我走岔道，追我的人走了岔道，这会再走岔道，不仍在他们的意料中吗？想到这儿，她决定返身走回原路。

正当她想转身的时候，冷不防前面射来一道手电光。郑晓岚不由一怔，僵在那儿。这时，随着手电光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郑晓岚低头想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不料那男子同时发现了她：“怎么，是你？！”说着，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郑晓岚拼命挣脱：“放开我，让我走！”但那人紧紧抓住不放，说：“乖乖随我回医院去！”郑晓岚一急，便狠狠朝那人肩膀上咬了一口。只听“唷”地一声，那人松了手，郑晓岚脱身撒腿就跑，但山路崎岖，天色又暗，一个踉跄又摔倒了。她顾

不得疼痛，想爬起来再跑，但那人已经赶了上来，又一次擒住了她。郑晓岚绝望地惨叫道：“放开我！我没有疯！你们为什么把我当疯子？！难道这医院里就没有一个好人啊！”

这中年汉子从医数十年，接触过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从来没吃过象今天这样的苦头。刚才被她咬了一口，心中十分恼火，但被她的话震动了。他知道，世上无奇不有。就赶忙说：“不要急，让我马上给你看一看！”

郑晓岚听他这么一说，便不再挣扎，但还是祈求道：“他们追上来啦，请您快一点！”中年汉子转脸一看，远处几支手电光正磷火般地向这里移来，说声“就好”，拿起手电照了照郑晓岚的双眼，又拉起她的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脉搏。

原来，这中年医生叫梁耿，是第四精神病医院最有名的主治医师，今晚刚从岭东村出诊回来，想不到正遇上了郑晓岚。郑晓岚进院那一天，他曾见过她。那天早上，他正去上班，看到一辆小车驶到门诊楼前停下，两个大汉从车里拖出一个绳索捆绑、纱布塞嘴的姑娘。因这样进院的患者常有所见，当时，他也不以为然。而眼前，从郑晓岚的眼神和头脑清晰程度看，她不象是个疯子。一连串的疑问，涌上他的心头。这时，追赶郑晓岚的人已经快要逼近。梁耿感到医院内部显然有歹徒，不能让姑娘再落入他们手中。他定睛往左右一瞥，便急忙将郑晓岚一推，说：“快，先往那荆棘丛中躲一躲。”

路边有一处荆棘丛，郑晓岚顺从地躲了进去，梁耿又迅速地给她遮掩了一下。然后，他大步向迎面赶来的人走去，故意先发制人，将手电直指他们，大声喝道：“谁呀？”

俞光耀老远就看见有一支手电光在这里闪动，估计有情

况，便急急赶来，反问道：“你是谁？”

大家都认出了对方后，梁耿故意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俞光耀道：“一位女患者逃走了，你路上遇到可疑的人吗？”梁耿将手电往岔道上划了划，说：“这小路上窸窸窣窣的好象有人跑过，刚才你们那么多手电跟来，我还以为是管山人在追赶小偷呢！”

俞光耀兴奋地叫道：“准是她！看来她跑不了啦，梁医生，我们一起去追！”梁耿原打算将俞光耀打发走后再去帮助姑娘，但俞光耀点了他的名，去也不好，留也不是。正犹豫时，忽听有人叫他：“老梁啊，我眼睛不好使，我们一块儿走吧！”再不能推托了，梁耿只好下决心道：“好，我们一块儿走！”他将自己那支手电筒放在路边一截岩石上，又故意大声地说：“这支手电就放在这儿做个路标吧。如果被人拿走了，就当是我梁耿赠送他的！”

躲在荆棘丛中的郑晓岚，听出了梁医生的言外之音，心中十分感动。顿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落在挂满雨水的脸颊上。不一会儿，便分不出哪是泪水，哪是雨水了。

二、途遇恋人

天渐渐亮起来了。这时，郑晓岚已经翻过伏虎岭，坐在半山坡上一座水泵房门口。她认出这是岭东铁矿，不由一阵欣喜。她知道这里有班车可以进城，但现在还得等几个钟点。盘山公路上偶尔有载货车通过，她思忖着：何不下山去搭乘便车呢！正当她望眼欲穿之际，终于盼来了两声汽车喇叭声，她拚命挥手示意，车子驰到她的身边，“嘎”地停住了。她透

过驾驶室的挡风玻璃，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不由得暗暗叫苦，别转头就走。

驾驶员是个年纪二十六七的小伙子。他见郑晓岚别转头就走，急叫着她的名字，跳下车来。他名叫刘栋，在市轻工机械厂工作。一年前，在团市委组织的一次春游活动中，他认识了她，并且相爱了。但是三个月前，她突然宣布跟他断交了。他弄清事情原由后，多次找她认错，求她原谅，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她干脆拒绝见他。他从侧面了解到她变得郁郁寡欢，而且工作单位从原来的市百货公司调到了公司所属的一家全民办集体的劳保用品工厂。

昨天下午刚好有点空暇，刘栋登门去晓岚家，竟从她母亲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变疯了，已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刘栋猜想定是自己的事刺激了她，感到非常内疚，正打算抽时间去医院探望，想不到竟在这盘山公路上遇见了她。

刘栋看到晓岚披头散发的样子，断定她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不由得心中一阵凄楚，暗暗想：在这种时候，我更应该关心她，照顾她，一定要设法把她送回医院去。他见喊不住晓岚，就急忙回到车上，将车门一关，驱车追了上去。

这时，郑晓岚已经跑出了好多路，她内心非常矛盾：当初一恼之下宣布跟他断了交，事后知道真情又后悔不迭。的确，那件事怎么能完全怪他呢？那天，她约了两个初中时的女朋友到家里当参谋——她的男朋友究竟如何。趁刘栋未到，两位女友讲起前一天晚上的事：她们遇上两个流氓纠缠，正好有个小伙子骑自行车路过，她们便向他求援。但那小伙子犹豫不决，竟不去搭救她们。若不是来了一个巡街老人，她俩准要吃亏。她们正说着，刘栋来了。两位女同学吃了一惊，

随即冷笑一声，愤然离去。不用多说，郑晓岚全明白了，不由刘栋解释，她将他赶了出去。事后刘栋又找上门，解释说，他那时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吃过一次亏，那次也有一姑娘向他求救，他上去便揍了那男的一拳，不料那女的反过脸就一个巴掌，并说：“跟你开个玩笑，你真想当英雄了！”原来这是一对流氓。所以当他又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时便犹豫了。郑晓岚觉得有点委屈了刘栋，但她已在两位女友面前表了态，如果与刘栋重归于好，就有点说不清楚了。

“嘟，嘟！”身后响起了喇叭声，郑晓岚知道刘栋的汽车开来了。果然，车子在她前面七八公尺处停下了，刘栋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慢慢地向她靠近。

她停住了脚步，垂下眼皮。刘栋说：“晓岚，我一直希望取得你的谅解。如果你不愿意，我一定尊重你的意愿。此刻你要搭车，就当作是招呼了一辆陌生司机的车子吧！”

郑晓岚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话来。她抬起了头，将目光移到了他脸上，发现他瘦多了。她移开目光，说：“我要马上回城去。”

刘栋道：“我提了钢材，也正要赶回去。快上车吧！”

郑晓岚爬上汽车坐落在驾驶室后，第一句话就明确告诉刘栋：“还不忘旧情的话，你就把我送进城去，我要到同学周萍家去住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回医院？”

“这你不用问。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下车。”

“好好，我一定送你进城，你休息会儿吧！”

听了刘栋这一明确的回答，晓岚有了一种安全感。她这才感到浑身筋骨象散了架一样，便松了口气，微微眯起了眼

睛。被关在精神病医院时，她只考虑如何逃脱，现在，她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越来越远，她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刘栋握着方向盘，见她快要睡熟，便故意将车开得慢一点，稳一点。再七八里路，就是岔道口了。往南，是去市区的；往北，可通往精神病医院。他并不怀疑晓岚的病，认为她要进城是一种病人的幻想。为了早日治好她的病，他还是咬咬牙，决心把她送回医院。

岔道口在望了。刘栋不放心地瞥了郑晓岚一眼，只见她头枕软垫背，已睡得十分安详，他不由放大了胆。刹那间，方向盘往右一转，车子“呼”地驶上了去往精神病医院的公路。

三 悬崖跳车

郑晓岚哪里知道，千辛万苦刚刚逃出精神病医院，刘栋却因为不明真相，又要把她送回去了。

其实，她根本没有睡，只是闭着眼睛，一面养神，一面思考着问题。

两年前，她从省财经学校毕业，分配到市百货公司。报到那天，公司经理汪世喻把她叫去谈话，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然后笑眯眯地说：“你就留在公司吧！只要好好工作，前途是很大的。”就这样，她高高兴兴跟一位人事干部来到了财会股。

但是，她很快发现这里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财会股七个工作人员，不敢坚持原则，股长“马大哈”指示她们怎么做账，她们就怎么做账。她跟她们攀谈，她们说：领导早就

说过，一切都会由领导来负责的，何况这样做确实有好处！不久，财会股每人分到一台洗衣机，过了几天，每人又分得一架“四喇叭”和两块走私表。这一切，使郑晓岚呆住了。

这一天，汪世喻邀郑晓岚上他家去玩，她忍不住把自己的顾虑讲了。不料汪世喻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年轻人，思想怎么一点也不解放？现在讲对外开放，不趁这机会引进一些现代化东西，不提高一下大家的生活水平，我们当领导的就不好交账啊！”说着，整个身子移到她的身边，拍拍她的肩膀：“不必有顾虑，你只要按股长说的办就是。”郑晓岚一阵反感，再看着房间里的摆设：席梦思床、彩色电视机、双门电冰箱、家用空调以及种种高级家具，心里十分难过，这些东西不是汪世喻劳动所得，而是串通了些不法外商，慷我们国家的慨，损害了我们企业的利益猎取的。蓦地，她脑子里跳出两个字：犯罪！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转过脸，看到汪世喻正笑眯眯地看着她，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淫欲。她知道此刻他不安好心，又不便跟他闹翻，便借故告辞了。

她尽量避免单独去经理家。她把她们分给她的东西，放在独自住的小房间。这些事，她没跟妈妈讲过，也没跟刘栋讲过。她暗暗地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明某月某日，汪世喻等人跟不法外商达成什么协议，走私什么货物，损害企业多少利益，哪些人员分到哪些东西，包括她自己分得的情况。那次，汪世喻一伙准备用本地生产的一批名贵药材与外商进行更大的非法交易，郑晓岚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她给市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写了一封检举信。告诉说：市百货公司存在严重经济问题，希望市有关部门迅速派员前来调查处

理。

事情大大出乎意料：在信寄出后的第三天夜里，“马大哈”股长陪她来到汪世喻家，汪世喻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她写的那封信，冷笑道：“好哇，我千方百计培养你，你倒告起我的状来了，是不是嫌我待你太好了？”说着，将那封信狠狠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我是想，我们这样做太对不起国家了。我只是希望，以后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了。”郑晓岚涨红了脸说，“我想你们是党员，会理解我完全是为了大家……”郑晓岚说着，激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你懂个屁！”“马大哈”在一旁咆哮道，“配你来教训我们？别在老子面前充人样了！……”

“算了，算了！”汪世喻反倒平静下来，“晓岚姑娘也是一片好心，我们还是过几天再谈吧。”

翌日，人事干部通知她，说公司决定调她到劳保用品厂去。她知道这是报复，但这样也好，省得冤家路窄，经常跟汪世喻碰面。

厂址在郊区，离市中心太远，单身职工大都在厂里住宿。她被安排住在楼下一间宿舍里，那天夜里，思前想后睡不着，忽听窗玻璃“笃笃”响了两下，她探头一看，只见窗外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象要扑进窗似的。她不禁“啊”地一声惊叫，吓得连外衣也没有穿，便逃出房间，来到走廊上，大叫道：“有鬼，有鬼！”整幢楼房的职工全被她惊动了。大家打着手电，执着火把，屋前屋后搜寻了半天，找不到丝毫可疑迹象。大家问她到底看见了什么，她又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人们只好自认晦气，悻悻地再回去睡觉。接连

几个晚上，郑晓岚都大叫大喊，说又看到了鬼怪，职工们被她扰得不能安寝，个个一肚子的火。这天早上，郑晓岚去车间上班，忽见厂区黑板上写着几条标语：

“坚决要求厂部批评教育郑晓岚！”

“郑晓岚宣传封建迷信，影响工厂秩序，有损精神文明！”

她看着看着，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这，又跟谁说得清楚啊！正在这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全厂职工同志们：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郑晓岚同志看见鬼怪的事。许多同志要求厂部严肃处理这起宣扬迷信的事件。现经厂部调查，认为郑晓岚同志并非有意宣传迷信。郑晓岚同志在公司工作时，表现一贯很好，只因个人婚姻问题遭受刺激，患下了严重精神分裂症。为确保她的健康，厂部决定送她去医院治疗，希望大家关心爱护她，使她的精神病早日痊愈……”郑晓岚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脚跟难以站稳，摇摇晃晃正要倒下去时，一辆小车驶到她的跟前，两个汉子驾住她的双臂，就往车内拖。她使出吃奶力气挣扎着，大喊：“我没疯！我没有神经病！……”可是，一团纱布塞进了她的嘴巴。

她被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劝慰她安心在此治疗。当她听说这女人就是医院院长时，她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向她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求院长一定帮助她弄清事情真相，并告发汪世喻迫害她。女院长当下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随即叫小护士给她打了一针，接着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郑晓岚等待着院长给她带来好消息，可是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院长反而不断

吩咐小护士给她打针、吃药，使她整天昏昏沉沉，象在梦中又非在梦中似的，她只得将药偷偷藏了起来，她寻思着只有逃出去，才能洗清她的冤、她的恨，在医院等，是没有指望的……

汽车猛地颠簸了一下，打断了她的思绪。她睁开眼，只见汽车正在傍山道上疾驶。刘栋见不小心把郑晓岚给颠醒了，心中不由一阵紧张，赶忙用劝慰的口气说：“晓岚，你再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郑晓岚揉揉眼睛道：“我已好多啦！离城不远了吧？”刘栋忙道：“早呢，还早呢！”

郑晓岚“哦？”了一声，两眼注视着前方，心里起了一个疑团：汽车早该在平原上行驶了，怎么越往前越是山路，而且越来越难走呢？突然，她发现前面断崖上有一棵古松延伸在公路上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是离精神病医院不远的那棵古松吗？上次她被强行送来，她一路竭力辨认标记，不也看到这棵特别的古松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刘栋似乎故意不看她，两眼紧盯前方，又加大油门，“呼”地一下，那棵延伸公路上空的古松，从汽车顶上掠了过去。郑晓岚刹时醒悟了：刘栋这是要把她送回精神病医院去！这真好比晴天响起个霹雳。她心里恨呀！急急巴巴地叫道：“你……你给我停下，停下！”刘栋哪里肯停，紧紧握住方向盘，一声不吭。

郑晓岚见他不肯停下，急忙扑过身去夺方向盘。两人夺着方向盘，使得车子一忽儿往左，一忽儿往右，在公路上扭起秧歌来。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急转弯。那顶头矗立着一块路牌，画有三个大惊叹号。刘栋知道那路牌后面便是断崖，不由得一阵紧张。停车吧，晓岚会立即逃跑的；不停吧，很可能会造成车翻人亡。五米、四米、三米、二米……眼看车

子就要掉入深渊，刘栋使尽全力将晓岚往旁边一推，随即迅速转动方向盘。好险啊！车子终于转过了弯。

郑晓岚被刘栋狠命一推，身子往车门边一倒，头撞在一处车身上，刹时鲜血直流。她气得浑身发抖，欲扑上去扭住刘栋，大不了车翻人亡，同归于尽。但是理智迅速唤住了她：这样死太不值得，她还得上去控告汪世喻他们！她恨不得马上叫刘栋理解她，但此刻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现在，她不能制止刘栋的汽车，就只有一条路了！她咬住牙，迅速推开车门，不管死活地就往车外跳去。

刘栋见郑晓岚跳车，急得乱了手脚，他知道车速那么快，人跳下去，不死也得断几根骨头，落个脑震荡。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急刹车，只听到车子“吱”的一声怪叫，停住了。

四、渡口脱险

这时，姜欣正站在医院电话总机室里，手抓电话，不时向话务员面授通话单位，接通一个，马上告诉对方，要求协助截拦女“病人”。

自昨天晚上出事后，姜欣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现在，该打电话的地方都接通了，她不禁松了口气。突然，女话务员又说道：“你的电话！”

姜欣一听，说道：“噢，你来了。我马上来！”

那是汪世喻打来的电话。汪世喻赶到了精神病院，正坐在姜欣豪华的卧室里。这幢房子可说是他的别墅，姜欣曾对他说过，她不准备再结婚了，愿意让他永远成为这卧室的男主人。